

生產待命

陳
萍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3 ·

小 說
生 產 待 命
著 者 陳 再

*

新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昌 平 路 八 三 號)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統 經 售

合 作 印 刷 廠 製 版

華 北 印 刷 局 印 刷

建 國 記 號 訂 所 裝 釘

*

書 號 (466) [i II 72] 本 書 57,000 字

一 九 五 三 年 五 月 上 海 第 一 版

一 九 五 三 年 五 月 上 海 第 一 次 印 刷

本 次 印 數 20000 冊

定 價 4,000 元

內容提要

全國大陸獲得解放以後，在人民解放軍中展開了一個偉大的整編、整軍運動，許多戰士轉入農村從事生產建設工作，師的戰鬥模範王興也是其中的一個。

王興從小就死了父親，在地主萬秀才家裏做放牛佬，受盡了欺壓和凌辱。在地主家裏，祇有了頭荷珍同情他、關心他。日子久了，他們彼此間就有了感情，這是年青純潔的愛情。但是，就在這個時候，日本鬼子來掃蕩了。萬秀才逼着王興去迎接鬼子，王興狠狠地揍了他一頓，就離開了故鄉，參加了抗日的革命隊伍——新四軍。

七年過去了。這是翻天覆地的七年：日本鬼子投降了。反動派政府滾到台灣去了。新中國成立了。王興，也由一個年輕無知的小夥子變成一個堅強的革命戰士了。……

王興回到故鄉，故鄉也面目全新了：反動地主萬秀才已被槍決；農民分得了土地；荷珍也做了婦女會長。

王興轉入了農業生產戰線，領導了一個互助組。在他的領導之下，他們戰勝了旱災，勝利地完成並超過了愛國生產計劃，獲得了豐饒的收穫。後來呢？王興與荷珍結婚了。

一

月亮升了起來，大地上是一片寂靜。

這時候，只有兩名哨兵在村落的邊緣緩緩地走着。他們踏着那尚未溶盡的積雪，積雪上已結起了一層薄薄的冰片，時而發出『擦擦……』的聲音來。刺刀在皎潔的月光下，閃着一種銳冷的光輝。

一名哨兵，這時把他的脖子從高聳的大衣領裏伸出來，用銳利的目光向他左右掃射一遍，同時，他又把步槍由腋下提上一些，緊緊夾住。忽然一陣冷風尖刀似的向他迎面撲來，他不禁打了一個冷顫。現在他底精神已很清爽，卻覺得有點寂寞。於是，他對他並肩行走的一位戰友，用着低沉的聲音說：

『老陳，你看我們連隊裏，近來好像有些變化，是不是？』

陳忠顯然有點驚異，問道：『什麼？』

『你看，我們這幾天來的生活制度，很鬆懈。休息的時候，往常同志們都是爭先恐後的去練單槓、跳木馬，生怕輪不到；現在呢？木馬冷清得很，不是三個一邊，就是五個一堆的，全都沉默默，不知啦些什麼話，好像話永遠啦不斷似的。』

『我想，這也難免。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整編、整軍運動中，誰也或多或少的會想到自己的一些具體問題。不久，我們部隊裏將要有一大批同志轉入農村搞生產建設工作。當這個任務尚未確定由誰去前，誰心裏也沒有一個底。我總認為：思想鬭爭倒並不是件壞事，但看你往那一方面去鬭爭。』他略停了停，又說，『對這次整編，你一點也沒有考慮嗎？』

李平那蘋果似的臉上泛起了紅色。他說：『怎麼沒有？整編一開始，我心裏就有個譜：像我這樣一個年紀輕輕的，雖說沒有小牛那般結實，但是裏外沒有一點兒病，每頓都能吃它七、八個饅頭。問題就是文化淺一些，因為這也是當國防軍的條件之一。』

『我的想法，和你有點不一樣。我覺得在部隊裏過慣了，要是乍一離開她，怎不叫人……』接着他又緊補上一句：『反正我是要服從組織分配的。』

他倆踏着雪，邊說邊走，不覺走到村端一堵斷牆近旁。小李從大衣袋裏掏出兩枝三塔牌的香煙來，遞給陳忠一枝，陳忠忙拿出洋火。

『老陳，我再告訴你一個事情吧！』這個小鬼，總喜歡把自己所得到的消息告訴別人。

『什麼事？』陳忠望着小李的眼睛。

『今天傍晚，我看到一班長和副連長在一棵棗樹底下，噉了半天話，一直到晚點名時才散了。一班長的眼睛還紅滋滋的像落淚了。……』

陳忠被他一提，心裏豁然有數了。因為他很了解一班長，這次整編條件主要又是根據……他的眉毛間忽然結起了一個疙瘩。

『聽排長說，組織上已經確定他轉業了。』小李又補充說。

『真的嗎？』陳忠現在完全明白了，證實了他剛才的估計。他臉色變得憂鬱，心

裏似有無限感慨。他說：「班長是個好同志，他勇敢、積極，工作又有能力。我與他在一隻鍋裏摸匙子的時間很久。過去在華山部隊，他在電話班當班長，我就在他班裏當電話員。四七年南馬戰鬪，誰都知道，情況非常惡劣。那時，天呀，就跟抬着個海來似的，成天嘩嘩個不停，同志們全都像掉在河裏一樣，棉被、飯包那就不用提了。路呀比尖刀山還難走，真是三步一拜，五步一個跟斗。有的摔在泥潭裏就呼呼的睡起來了。……同志們也大部鬧起痢疾來。一班長已經兩天沒吃什麼了，眼窩陷下去像兩個小酒盅似的，但是他卻堅持着日夜行軍，並搶着替同志們扛槍。那時我的這枝槍還是他死奪去給扛的。每到一個宿營地或休息的時候，同志們累得話也不愛說；他呢，東跑西轉，找房子，給同志們燒洗腳水，忙得個滿頭大汗。感動得同志們簡直掉眼淚，有的說：「班長你去休息一會吧！」有的說：「馬上又要行軍哩——班長。」他的回答總是笑笑，「不要緊。」」陳忠連吸了兩口煙，又說：

「他的確是個非常勇敢的人。只要槍一響，他是永遠像箭頭子一樣往前鑽。孟良崗戰鬪，敵人砲火很兇，前沿陣地電話線大部給打斷了，他就像蝎虎似的避開蝗蟲

般的機槍子彈去接線。當他勝利完成任務回來，他胳膊上、耳朵上都掛了彩，血淋淋的躺在擔架上。同志們直急得哭出來，問他：「班長你怎麼樣啦？」他總是笑笑，「不要緊。」

「以後我就跟他分別了一段時間，不到兩個月，他笑嘻嘻的又回來了。同志們高興得拍巴掌……我的入黨也是在他具體幫助下由他介紹的。」陳忠轉口氣慢下來繼續說，「這次他的轉業，離開部隊，我想，同志們一定是非常難過的。」

小李聽得也有些難過起來，他天真地說：「咱們向上級要求要求看，不要讓他回去！」

「那還行，這是組織的決定。」陳忠嚴肅地說。

二

這天晚上，一班長王興在炕上翻過來，覆過去，跟翻燒餅似的折騰了半夜。他的眼睛直楞楞的盯住那牆上的窗格。月牙兒穿過樹枝射進窗來，潔白的光照着牆上的

他那枝心愛的卡賓槍，槍銃發出藍光。外面起風了，吹得枯枝簌簌發響，他的思緒也像給風吹亂了似的。

他想：『爲什麼叫我轉業呢？我的身體真的不行了嗎？我看我的身體比起本營的老營長來，比起二連的張排副來，不是還強嗎？再說練兵、生產……幹那一樁吧！假如現在馬上有仗打，不是驕傲，我敢保證不至於落在這批新參軍的棒小夥子們後面。』他又想：『爲什麼叫我轉業呢？好容易等到今天呵！徐政委說，本師馬上就要裝備坦克師，將來要打個近代化戰，打個聯合兵種作戰……你想，這將是多麼有趣呵！多麼痛快呵！一轉業，什麼都完了！不可能了！』他越想就越痛苦。

突然，他腦子裏閃出了一種可怕的念頭來：『不轉業，堅決不轉業！爲什麼老營長，張排副他們不轉業呢？』一忽兒，他漸漸地冷靜下來，才開始深深覺察到剛才的念頭真可怕，他想起指導員上黨課常講的一句話：『一個共產黨員，當他與黨的利益發生矛盾的時候，那就應該無條件地服從黨底利益……』他臉上就像一個小孩做錯了事情而一旦被他的母親知道了似的燒紅起來。他又記起了有一次深夜，指導員在溫

暖的火爐旁邊，用一種明晰的、溫和的語調對他說：『王興同志，我想，你對組織決定你轉業返鄉生產建設的這個任務，可能有些地方一時還轉不過念頭來的。這不怪你。這也不奇怪，這次整編連我都有些感到「突然」，形勢的確發展得太快了。要是不時刻留心學習，真容易被形勢弄迷糊，甚至掉隊。這是多麼危險的事呵！只有毛主席眼睛亮，看得遠，看得正確。他告訴我們：過去我們是步槍加小米戰勝了敵人，現在不行了。我們的敵人也已經改變了，這是一個從牙齒武裝到腳跟的敵人，美帝國主義。我們的條件也不同於前了！我們有條件來迅速的把我們部隊裝備起來，近代化起來，更有效的戰勝我們當前的敵人——美帝國主義。這就是說：我們當國防軍的條件也不同於前了！其中最主要的是身體條件，因為身體是決定一切的東西，不管你心裏想得多好，沒有堅強的身體就不行的，這叫心有餘而力不足。舉個例子吧！一個同志經常有病，沒有足夠用的精力，怎能叫他去開坦克、開飛機呢？』

『組織上根據這個原則，看你身體很單薄，負了好幾次傷，流血過多，傷口有的至今尚未痊愈。加上你有胃病，一吃腥冷就吐，跟翻了胃一樣。今後部隊工作又是那樣

緊張正規。當然，你是能堅持的，但這對你身體又有什麼幫助呢？組織上依據這點，決定你還是轉業好。回鄉後，環境可以安定些，生活也可以適當的調劑一下，再說：你今年二十七歲，也不算小了，應該成個家。

『最主要的是：我們這次轉業，不等於「解甲歸田」。你們是從部隊裏派到地方上去的一支工作隊，一支生產隊，任務非常艱巨，與當國防軍有同等價值，有同等光榮。……』

王興不安的翻了一個身。指導員那清晰的聲音還在他耳鼓上響着。

『王興同志，你很明白，咱們國家的經濟是沒有什麼基礎的，部隊近代化裝備起來，這並不是說一下子就能成功。首先得要有大量的坦克、大砲、飛機等重武器。這批重武器要從大量的工廠裏製造出來，工廠要從雄厚的資本中建立起來。這批資金從那裏來呢？我們國家一不能和帝國主義一樣從別的國家去侵略，去搶；二不能等天上掉下來。我們根本的辦法是靠我們的兩隻手去創造，去開拓，去建設，一文一文地積累起資金。你們這批下去，就是爲了創造這個條件。……』

對哪！指導員講得很對嘛！轉業不等於『解甲歸田』，而是爲建設國防軍創造條件去的。……

現在，他好像一個迷失路途的人尋着了路標一樣，立刻豁然起來了。他深深覺得以上考慮的一些個人主義的打算是不應該的，同時，自己的政治眼光也很短淺，只看到自己腳跟前。他對組織上的一切關懷，應該表示衷心的感激和擁護。……

三

呵！生活變化得多麼迅速！現在他底思緒轉入了另一個方向。

他不由地想起了那些戰鬪頻繁的年月，今天在山溝溝，明天已在平原上了。拂曉在這村吃的早飯，吃午飯就不知到達那裏去了。有時一個晚上也不知搬多少次床鋪哩！那時候，他對這些千變萬化的生活，似乎沒有覺察到。佔據了整個思想的是：行軍、打仗，打仗、行軍，唯一的希望是在戰鬪中能奪到一枝大蓋槍使使。……

意想不到呵！今天就要轉業，離開他那七年來搞得火熱的部隊生活。這次的生

活變動，似乎和過去的變化顯然不一樣。這次變動是要脫下軍裝，放下步槍，去換上農民的衣服，拿起種莊稼用的鐮刀、大鏟……總之，不管脫軍衣也好，換農服也好，大家的目標仍是不變，都是爲了一個方向……

忽然，在他面前展開了一幅美麗的圖畫來。他非常熟識它，熱愛它，這就是他所生長的那個地方。這一個縱橫結集着二百多戶的村落，背部緊挨着一條碧清的河流，河流的兩沿栽植着一行齊整的柳樹和桑槐，裏面並有不少是他小時親手植的。河的上流有一塊成百頃的葦蕩地，他給地主放牛的時光，就經常跨在黑色的水牛背上渡河過去放青。南方的水牛真好，水性大，你只需把褲腳管捲起到腿彎那裏，站在牛背上就可以渡過河去了。好的牛，背上的龍骨毛也不溼。不過有的調皮的牛很搗蛋，牠游着，游着，到了河心，牠就把鼻子這麼一鑽，咕嚕嚕……的沉下去了。那時你便吊着牛尾巴，吊尾巴看來也不行了，你就得自己淌水過去——所以當一個牧童一定要精通水性。到蕩上去放牛，要比在家裏快活得多，到那裏，只需把牛繩往牛角上一拌，由牠自己吃草去好了。這時候，他就可以和很多放牛的好朋友在一起玩。摸蟹啦，捉小烏

啦！……甚至還推牌九、打架，一切聽便。

村的北端是一列連綿的山丘，山上出竹子、竹筍、栗子和各式各樣好吃的菓實。站在上面瞰望下去則是一片水汪汪的稻田，中間並交錯着無數和銀帶一般的溪河……。要是將來這地方成爲集體農莊，使用機器灌溉，將是多麼美好呵！

他想着、想着，像喝着糖水一樣，愈往下喝愈甜，他輕輕地對自己說：回鄉後，你得加油呀！不要好了瘡疤忘了痛。好好聯繫羣衆，不要鬧特殊，搞好生產。不知敖根（是他放牛的好友）他們這幫小夥子參軍了沒有？沒有的話那才好呵！有什麼事一塊磋磨磋磨，工作準能開展。空閒的時候又在一起，把村裏收拾得乾乾淨淨、漂漂亮亮的。多麼有趣呵！村裏有很多地方是不講究的。譬如糞缸吧，大都是些露天的，又沒個蓋頭，一到夏天，整個村子都給薰臭了。南方雨水又多，一下雨，簡直要漫出缸來，這樣既不衛生，又浪費肥料。刷馬桶也是這樣。上頭刷着馬桶，下頭就有人在淘米洗菜。牛糞呢，北方人當作唯一的好肥料，我們那邊就不在乎，倒在外面，也不去瀝一瀝，水一冲遍地都是。那邊污水窪也特別多，夏天引得蚊子大量地產生，……這些

地方都不如北方。山東的大白菜挺好，長好了一顆能有十幾斤重。明天向老鄉要點菜籽帶回去，試試看……。

現在，他的思緒像無數條細流，流着，流着，歸根結底匯集到一個方向：就是趕快返鄉生產建設去。他恨不得立刻長出兩隻翅膀飛回去看看村裏的一切變化。

月光從牆頭上悄悄地爬下來，爬到牆根，爬到地上，爬到他的炕沿了。同志們偶爾有翻身的聲音。

深夜了，他由於太興奮了的緣故吧，反而沒有一點睡意。他便索性披衣坐起來，燃着一根紙煙，披上棉衣往門外走去。天上星星稀稀落落，閃閃地眨着眼睛，似乎在向他微笑。當他小便回來，忽聽到有人在說話：『留者安心……走則……唔唔……』他側耳靜聽，喔！原來是班副史協開同志在說夢話。他點亮了燈，燈光幽微地照亮了戰士們的臉。他就坐在炕沿上，手托着腮，凝視着他們的被燈光照亮了的臉。他想：『他們是多麼的安然、可愛啊！他們大都是些翻身的青年農民，有着一副樸實、純潔的心腸。他們勇敢地湧進了自己的軍隊，對黨和人民的事業，表現出無限的熱忱與忠貞。』

不論是在戰鬪中或是其他工作上，他們個個是生龍活虎，不怕困難的英雄好漢。當部隊被阻於敵人碉堡前的時候，他們就自動地抱着炸藥去請求支部給他任務，有的請求不到的，在一旁還偷偷的哭哩！現在，我就要離開他們了，這是何等的依戀呵！

『這些人，平時在想些什麼，要求些什麼，有什麼樣的脾氣和特點？這一切我都很熟悉與了解。大家在一起戰鬪、工作、學習，有缺點大家批評，互相幫助，大家進步，團結得跟鐵蛋蛋一樣。』

『記得四八年，部隊攻打山東龍山的時候，我這個班向一個無名小高地發起進攻。敵人呢，有兩挺彎把子機槍，狗牙似的交錯地熾密地封鎖着我們前進的道路。就在這個時候，我被流彈所中，昏倒在地，敵人的迫擊砲彈跟雹子一般的打過來，打在前後左右，敵人反衝鋒了。突然一顆砲彈落在我的身旁爆炸開了。班副史協開見了便慌忙的伏在我身上，掩蓋我。結果，他身上被炸傷了三處。我呢，沒有再次負傷……就是這樣友誼呵！現在，我就要離開他們了……』

平時，他是輕易不會掉淚的，現在卻……